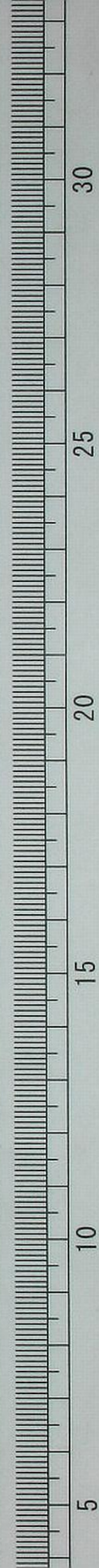


名節錄

二

113
636
2





413  
636  
2

名節錄卷之二

宇佐美定行

宇佐美定行。其先曰宇佐美祐茂。仕源賴朝。以功  
賜食邑伊豆。定行其十五世孫也。父曰孝忠。徙越  
後琵琶嶋。仕上杉房能。永正六年。房能臣長尾爲  
景。叛弑房能。奪越後。時孝忠旣沒。定行起兵琵琶  
嶋。討爲景。兵結至十三年不解。大永元年。上杉憲  
房。上杉定實。諭兩家息兵。於是定行與爲景和。天  
文七年四月。爲景略越中。定行從焉。以部兵攻拔



松倉城爲景與神保良衡。推名泰種等。戰仙壇野。敗。衆大擾。定行自松倉城赴援。擊敵兵卻之。收敗卒還。爲景四子晴景、景康、景房、景虎。景虎爲人勇悍。諸將多屬意。而老臣胎田常陸擁晴景爲亂。殺景康、景房。定行與景虎乳母夫本莊慶秀助景虎擊晴景殺之。盡平餘黨。定越後。景虎旣立。承上杉憲政後。肩。上杉氏。更名輝虎。削髮號謙信。定行輔謙信。與武田晴信戰川中嶋。功最居多。永祿七年。謙信忌姊夫長尾政景陰使定行圖之。定

行固諫。不聽。定行乃誘政景俱遊野尻湖水。乘漏船同溺。謙信揚言以私憾相鬪。收其采邑。養政景子景勝爲嗣。定行自少好潔齋。年五十七不娶。謙信勸其畜妾。生二子。曰定勝、勝行。後遣其妾。不復近婦人。定勝與甘糟清長、柿崎景家拒北條氏兵於武藏。死于上尾。勝行爲嗣。稱民部。天正六年。謙信卒。景勝立。勝行欲立功贖父罪。常潛從軍。十一年。景勝討新發田。因幡。勝行潛從。獲二甲首。因平林某請謁。景勝以定行故不許見。朝鮮之役。屬小



西行長攻平壤。斬明將史儒。獻其首於豐臣秀吉。秀吉賜書賞之。後避仇歸匿越後。關原之役。赴難於會津。事平。復匿越後。大阪之役。豐臣秀賴招勝行。不應。尋以病沒。長子藤三郎。居米澤。與人鬪。爭割腹死。次子勝興。稱造酒助。大阪冬役。潛從上杉氏將松本某。戰鷓野。夏役。隸使番村瀨左馬助。有功。事平。中納言水戶侯賴房召祿之。後有故去。終于京師。子曰大關定祐。仕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取

武家閑談。上杉家將士列傳。按將士列傳。以定行為祐茂十八世之孫。今從閑談。胎田常陸。一作昭

田常陸。胎昭字似。邦音亦相似。姊夫政景。一作妹夫政景。

論曰。宇佐美定行之死。余竊怪焉。謙信命定行圖政景。定行獨殺政景而可。何必與之俱死。假令政景倔強。以定行之智。豈無奇策。乃輕死同溺。而謙信亦不為少惜。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弁疑定行也。蓋謙信圖政景。非以叛也。忌其能也。政景有姊夫之親。未嘗有過失。而猶不免。定行於謙信。非有骨肉之親。又嘗與其父構兵。特以其有才略。收為帷幕之臣。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謙信既忌政



景是忌定行也。定行諫而不聽。而後知禍必及已。故寧死而不辭也。勝行立功贖父罪。而景勝不釋。終使君臣之間不相得。得謂非謙信誤之哉。

杉原親憲

杉原親憲。稱常陸人。越後人。父曰大關親益。仕上杉氏。上杉氏將杉原憲家。養親憲為嗣。親憲從謙信。有功。及謙信卒。景勝立。得罪奔會津。仕葦名盛隆。尋得釋。再仕景勝。上杉家將士列傳慶長五年。景勝老臣直江兼續。與石田三成謀除東照公。勸景勝舉

兵。公討景勝東下。三成起兵美濃。將夾攻之。公聞三成起兵。途還軍。將士聞之相賀。親憲獨蹙額曰。是乃我之不幸也。內府舍我而攻三成。三成必敗。三成敗而後攻我。我勢孤。如何得拒之。常山紀談九月。景勝遣兼續將兵二萬。攻最上義光。親憲監軍。兼續與諸將議。從上野山攻山形。會幡屋城兵通款。約內應。兼續喜。遽赴幡屋。親憲說兼續曰。幡屋末也。山形本也。其本覆末。不攻自降。且幡屋路隘。不復行大軍。敵或謀以幡屋餌我。急修山形守備。未



可知也。不如遣一將當幡屋。大軍直指山形。兼續

素與親憲有隙。不聽。

武邊咄聞書。本書兼續將一萬五千人。今從。最上記。關原

全。記大攻拔幡屋。使上泉主水穗村造酒等。攻上野

山。而自圍長谷堂。未下。會關原敗報至。兼續欲還

軍。恐敵追躡。與親憲議之。親憲曰。吾與溝口左馬

在前軍。固守山麓。然後使諸隊退。兼續從之。親憲

與左馬赴前軍。未成陣列。兼續遽令諸隊退。兵義

光尾之。我兵擾亂。死傷無算。親憲左馬苦戰卻之。

日暮據山而陳。義光布陣相持。是夜親憲至。兼續

營。謂曰。嚮約吾與左馬整陣。而後予退兵。則可以

萬全。子何收兵之急遽也。兼續莫以應。且日退兵。

義光又追躡。親憲據險發銃。追騎不能進。義光子

義康。以伊達氏援兵。橫擊我軍。城兵亦出戰。死傷

甚衆。親憲等力戰。終收兵還。而主水造酒等。圍上

野山。為城兵所破。死之。三成既就擒。景勝削封貶

遷如親憲言。

烈祖成績。最上記。

大阪冬役。親憲從景勝戰

鷓野有功。東照公巡視諸營。慰勞景勝。因賜賞

書親憲。及安田須田鍊嶋津諸將。諸將皆拜謝而



退親憲獨留讀賞書畢謂本多正信曰文意詳悉不堪感銘退語人曰吾自幼從先公劇戰垂死者數矣而未嘗賜賞書今日之戰兒戲耳而反賜賞書也親憲為人恢濶有膽略善用兵其接人無所親疎最愛才以故士卒樂為之用又多才藝好聯歌嫺茶儀景勝性寡言過威嚴將士進見不敢仰視至親憲見之從容自如或侍宴酒酣興至乃起舞景勝亦樂之親憲年八十餘而沒子彌七郎有故辭祿去及景勝卒子定勝立命親憲族杉原五

郎左衛門承其後

將士列傳

小島一忠

小島一忠稱彌太郎性多力仕上杉謙信天文十一年胎田常陸作亂一忠從謙信而走謙信與兄晴景戰枿崎及下濱一忠從有功當謙信與武田晴信相持川中島使一忠於晴信晴信預畜獬狗比一忠至放之一忠進致謙信旨未訖狗猝來嚙其脚一忠自若直以右手拉其口徐致旨訖復受晴信對臨去投狗於地鼻口出血立斃一忠復命



具白其狀。謙信稱快。謙信嘗巡境內。遇渠水橋斷。不可渡。一忠乃持二丈板架渠。謙信騎以過。及謙信卒。去仕葦名氏云。上杉家將士列傳

竹股朝綱

竹股朝綱。稱參河守。上杉氏臣也。從謙信。數擊武田晴信於川中島。每戰有功。謙信卒。景勝立。天正十年。景勝使朝綱及川田長親。中條景資等守魚津城。以備織田信長。四月。織田氏將柴田勝家。佐佐成政等入越中。攻魚津。朝綱等堅守。景勝在關

山。聞急赴援。軍天神山。與織田氏兵相拒。五月。城中食竭。會信長遣別將侵越後。景勝聞之。収軍去。遺書城中曰。信長遣兵入我疆。我不可以留。汝等宜速致城歸。城中得書。議曰。乞降致城。雖君命不可從。唯當自殺以報國爾。六月二日。諸將夜訣飲。朝綱照燭再讀書。拜曰。吾雖不肖。為上杉氏世將。自古死難者。恥為敵所獲。自殺後。或縱火燒屍。使敵不能辨。死同犬馬。非我意也。我死後。勿火城。勿匿屍。使敵易辨。使天下後世知我節。於是具記已



姓名木牌。絲貫耳。伏叉而死。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倣之。士卒悉自殺。無一人免者。城陷。勝家等觀之咋舌。

論曰。余錄節義之士多矣。未見臨死慷慨奮激如竹股朝綱也。數百歲之下。聞之尚使人毛髮悚豎。顧當時親見之者。果如何哉。或曰。士臨危。惟恐不得死。死而得所。我事畢矣。而猶識其姓名。以求人之知己。無乃近好名乎。嗚呼。向使朝綱真有好名之心而爲之。君子猶有取焉。况萬無此心乎。當戰

國時。士之負材能。脩節義。身死而事迹不著。後世傳記。無得而徵信者。何限。無他。當其變故倉卒之時。官卑身賤。名未顯。故傳者失之耳。使朝綱如古大將之任方面。其君賴之以爲重。名聲傳播當時。則其死狀不患不表著也。上杉氏重臣直江杉原以下。藉藉人口者。不爲少。而朝綱獨不與也。其守城亦在十二將之列。非專當留守之任。則知其任輕身賤。特由此一節而有聞耳。不然安得傳之後世而不朽如今日乎。此朝綱所以不能已。而謂之



好名可乎。明魯王之亾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而曰。吾死此。誰知名節。乃揚帆抵松江。就執。清兵令其易服薙髮。不屈而死。夫之仁始降後悔。又嘗入方國安黨。固非純忠者也。然以末路翻然。明目張膽死節。識者猶憫而錄之。而况終始完節。又臨死慷慨如此者。可不謂義烈之士哉。

岡左內

岡左內。仕蒲生氏鄉。及氏鄉卒。子秀行徙封宇都宮。左內與栗生美濃。志賀與三右衛門。布施次郎

右衛門等。俱去仕上杉景勝。關原之役。景勝使左內助福島城將本莊重長拒守。秀行受東照公命。伐會津。陰使人招左內。及栗生美濃等。左內美濃辭曰。蜂蟻猶知恩。况委質仕人而可負乎。若一矢與君周旋。或有危急。臣等且回騎以避矣。武德安民是時。伊達政宗將攻福島。聲言攻梁川城。重長聞之。使左內及布施次郎右衛門。志賀與三右衛門。富田將監將兵援梁川。途遇政宗於松川。諸將皆曰。衆寡不敵。待敵半濟而擊之。左內曰。未見敵



隻騎聞衆而懼。非夫也。我且濟而戰。諸將不從。左內獨率其兵四百騎。濟而陣。布施志賀等數十騎。繼濟。屬左內。頃之。政宗以一萬五千人來圍左內。左內扞戰。亡其兵。屢餘百騎。乃潰圍。濟川退。布施志賀皆戰死。敵兵亂流競進。左內留戰。政宗躍馬進薄左內。左內顧擊政宗。中其胷。不傷。再擊。斫其裳。政宗馬驚而逸。遂進攻福島。重長出城擊卻之。參取關原記大及景勝徙米澤。左內致仕。政宗招左內。左內辭而不就。後復仕蒲生氏。食祿一萬石。

家素富。常列金席。上愛玩。世鄙之。一日隣間有鬪。諍。左內方玩金。聞之。直把刀赴救。經宿而還。亦未嘗問金也。關原之役。獻一萬貫。其主景勝曰。知君不乏也。願賜之。從者。又數遺金。其儕輩。以是世亦稱之。左內後稱越後守。歷仕秀行。忠鄉。以壽終。臨終。分予金。舊故。盡燒債券。左內既沒。子左衛門嗣。至左衛門子源五郎。去蒲生氏云。武功傳論曰。人固不易測哉。岡左內之玩金爲娛。所謂一守錢虜耳。及一旦有急。獻金其君。賑施朋友。而後



知其所以貨殖者。欲施之於用也。夫人之於貨。君子小人同好之。而所以好之者異也。小人之好之。爲自奉。君子之好之。爲有用。惟其爲有用。故其好之。或過於常人。其節儉有人情所不能堪。往往招人指譏。然及施之於用。而後壓服衆心焉。日根野備中使朝鮮也。借金黑田孝高。旣歸。懷金詣孝高。孝高爲置酒。適有贈棘鬣魚者。命吏烹其骨爲羹。而貯其肉。備中心鄙之。宴已畢。出懷中金還之。孝高不受。備中大愧。夫孝高之烹骨爲羹。人情所不

能堪。而其不受金。可以見異於常人也。蒲生氏鄉嘗謂東照公吝於財。及細川忠興借金關白秀次。不能償。將坐於此。乞救。公。公直出黃金二百枚。鎧篋中予之。不責其報。公與忠興。非有平生之歡。及聞其急。乃曰。我所以平生蓄積者。爲有今日也。庚子之役。忠興首從關東。以爲諸侯之唱。未必不以此故也。古人有言。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故施之於有用。可以解人之急。可以制人之死命。施之於無用。與瓦礫糞土何擇。如



左內者。可謂知所用哉。

佐久間十藏

佐久間十藏。父曰帶刀。帶刀仕柴田勝家。後有故仕織田氏。在安土。與人鬪。諍見殺。十藏猶幼。勝家收而養之。遂仕勝家。及勝家為羽柴秀吉所敗。走北莊。集兵城守。十藏先衆入城。時年十五。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其臣說曰。君年少何必爾。且前田公在府中。君盍潛逃歸之。十藏曰。先考背主公。事右府。俄遭變故。主公不罪。收我襁中。且賜采邑。

今乃忘恩。依舅氏求活。不如死也。終守節死。

太閤記

松平市左衛門

松平市左衛門。佐久間盛政臣也。盛政為金澤城主。賤岳之役。市左衛門從盛政有功。病創。還入北莊。既而柴田氏軍敗。盛政為擒。市左衛門與父甚五兵衛。俱從勝家城守。勝家謂市左衛門曰。事急。汝須去守金澤。對曰。離君棄父。恐為人所彈指。汚松平二字。終與父死之。

太閤記

後岡平右衛門



後岡平右衛門瀧川一益臣也。起微賤，擢為隊將。數有功。後違旨屏居。柴田勝家聞之，密招平右衛門。平右衛門辭曰：臣被瀧川氏恩顧，今雖有小故，奈何負恩。無幾得釋。天正十年，一益與北條氏戰，武藏不利。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事急矣。我與子留死，以免主公。如何？津田然之。於是馳使一益告訣。與津田兄弟肩敵陣，苦戰死之。一益得間脫走。

太閤記

金上盛備 佐瀨平八郎

金上盛備，佐瀨平八郎，皆葦名氏臣也。並以驍武稱。天正九年，葦名盛隆任三浦人，遣盛備入朝謝恩。朝廷以盛備任遠江守。後盛隆為其下所弒，其子龜王夭。將士議迎佐竹義重子義廣，奉為王。十七年，盛備從義廣與伊達政宗戰摺上原。前是猪苗代盛國叛降政宗，諸將皆疑懼，無有鬪志。軍終大敗。義廣脫身走。盛備苦戰，鎧袖血淋漓。駐馬約肚帶，謂其下曰：噫！累世葦名氏，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吾且留戰死。適有二騎揚鞭來，即佐瀨氏臣。



也。盛備呼曰：平八如何？對曰：既死矣。臣等為亂兵所沮，不得共死。是以此。盛備曰：吾則後矣。汝第速去。遇爾所識，為傳我戰死之狀。二兵曰：臣固決死，奈何偷生？終與邀敵軍，健鬪死之。平八郎、富田美作次子也。出為佐瀨大和守後。是日，收敗兵退。其下渡邊伯耆進曰：君兄弟皆已建功，而君獨空退可乎？平八郎慨然回馬，肩敵軍死。會津四家合考按葦名家

記盛備作盛春

黑澤甚兵衛

右京大夫義宣

黑澤甚兵衛初仕小野寺氏。後去為佐竹義宣臣。為人寡言，外柔而內剛。佐竹氏臣以其新進凌侮之，嘲罵百出。甚兵衛如不聞者，不與較。眾以為怯。大阪之役，從義宣西上。途過岩崎，有一老父迎甚兵衛，揖曰：吾觀卿往日調馬之狀，非庸庸者也。知此行必建殊勳，贖以一大刀。眾竊異之。既至大阪，義宣命甚兵衛樹竹柵于今福。時十一月二十五夜，天闇，士卒持炬而從。城兵望炬，放銃如雨。甚兵衛乃令士卒列炬于地，退數步，丸叢炬火。甚兵衛



曰可也。督士卒樹之。及炬燿而柵成。不損一卒。還報焉。梅津某。佐竹氏驍將也。素輕甚兵衛。謂曰。敵銃聲不絕。汝樹柵無乃盬乎。甚兵衛作色曰。柵之堅鹽。請往檢之。且欲知下官勇怯。觀明旦之戰。辭氣凜然。聞者驚不類其平昔。翌日。臨陣。果健鬪有功。衆始服其勇略云。與羽永慶軍記

車善七

車善七。佐竹義宣臣。車猛虎翁也。義宣之移封于出羽秋田也。猛虎獨留不從。及松平康重檢常陸

地。猛虎煽動土民作亂。欲以復佐竹氏舊封。事覺。爲康重被捕斬。善七逃匿草野。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吾必爲報讎。將軍者。謂台德公也。乃往遊江戶。變姓名入府。爲拏鞋奴。常從。欲刺。公者三。手戰而不果。公覺之。執縛親詰。善七具以狀對。公曰。義士能改心事吾乎。善七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而已。公益義之。卒釋之。善七拜謝曰。小人不自量。敢圖大君。罪不容誅。縱被寬舍。臣豈抗顏與人相齒。請去爲乞人之長。



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有惠。衆乞  
悅服久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嚮蒙將  
軍恩貸。常念所以報之者。故就衆乞中。收錄勇敢  
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家若有緩急。將與此輩  
顯場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無遺憾。  
因令取一帖子于枕中。卽乞人名簿也。曰。某者。本  
某氏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吾擢爲百乞之  
長。某者。嘗事某侯。以幹事稱。吾擢爲百乞之長。如  
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乎一大堅軍也。曰。

噫。多少貌貅。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瞑  
目而終。聞者隕涕。明良洪範。按藩翰譜。車猛虎作郡馬猛虎。

奧村永福

奧村永福稱助右衛門。前田氏世臣也。前田利家  
與佐佐成政有隙。城末森。今永福守之。以備成政。  
天正十二年九月。成政自將八千騎來攻末森。時  
城兵僅三百人。永福告急利家。勵衆扞禦。城外礮  
銃晝夜不絕。城垂陷。永福欲自殺。其妻加藤氏煮  
粥。自巡陴。食士卒曰。聞往昔有楠氏者。以孤城拒

末森在加賀能  
登界



百萬兵。諸君努力。能支一夜。則明日金澤援兵至矣。士卒皆奮。既而利家得報大驚。不暇集兵。即夜單騎赴末森。騎能屬者百人。比至末森三千人。利家分兵繞敵後。而自衝成政軍。永福開門出戰。大敗之。利家賞其功。賜牙旗甲冑寶刀。及黃金若干。參取錦里所撰永福碑文。常山紀談。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永福從利長攻巖石城。有功。小田原之役。從攻松枝。及八王寺。先登。其子榮明。易英。並獲首級。永福歷仕利家。利長。利常。參與軍國事。晚讓家榮明而老。自號

快心。寬永元年六月。以壽終。年八十四。子孫相繼為國老。節取碑文。

### 橫山長知

橫山長知。稱三郎。美濃人。父曰長隆。長知七歲。投禪寺讀書。聰敏過人。天正十年。長隆攜長知如越前。仕前田利家。時長知年十五。為利家子利長近昵。十一年。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柳瀨。長隆父子從利長援勝家。勝家敗。長隆戰沒。長知殿而退。敵追躡短兵接。長知返擊數四。斬其驍騎。利長嘆



其壯勇。十二年。佐佐成政。襲末森城。長知從利家。赴救。擊成政破之。十三年。從攻鳥越城。與佐佐氏。驍將印牧某鬪。被創。十五年。秀吉西征。長知從利。長攻巖石城。與陰山某。大平某。俱進逼城。多所斬。獲。小田原之役。利家利長。將北陸兵。從信濃進攻。松枝城。長知爲先鋒。拔城。遂圍八王寺城。獨進踰。城。城兵以槍鏃之。墜而復登。終拔城。功第一。長知。爲人沈毅。有威容。奉上弗懈。利長愛其器略。委任。之。關原之役。從攻大聖寺。爲先鋒。後長知忤旨。被。

譴責。斷髮屏居。利長怒不解。遂出奔匿山科。號石。菴。及大阪之役。作。東照公召長知。豐臣秀賴亦。誘以封土。長知並辭之曰。我受前田氏恩。不願他。仕。是時。利長旣卒。子利常受。公命。率軍赴大阪。長知聞之大喜。乃攜其子康玄。長治。馳至越前。瞰。利常過。拜伏道側。曰。臣願執羈勒。自効以償罪。利。常嘉其忠誠。復舊祿。且命曰。北陸之民。動輒煽亂。汝宜速之本州。以鎮之。於是長知赴金澤。二子從。利常西上。明年軍再起。利常命長知將前軍。擊渡。



邊糺。後藤基次等破之。及城陷。諸軍競進。萬眾重沓。長知率騎士。左右分列。部伍整肅。不可犯。利常嗟嘆。東照公遣使褒獎。長知自是眷遇日渥。參與政事。正保三年正月。沒。年七十九。生八子。長子康玄嗣。第三子與治。仕幕府。賜采邑。節取錦里撰長知傳

山田勘十郎

山田勘十郎。前田氏臣也。年十四。復父讐。後掌府藏管鑰。利長嘗命勘十郎。急持管鑰來。來稍遲。利長怒。杖擊之。流血被面。勘十郎廼跪伏。刀脫出室。

利長以為有異心。益怒。再舉杖欲擊之。左右諫止。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及關原之役。作。利長攻大聖寺。勘十郎率手下兵六十騎。攻城先登。被創命。從者曰。及吾未絕。速舁吾詣主公。利長見勘十郎。悔惜出涕曰。吾負汝。遂沒。年二十。常山紀談

飯田覺兵衛

飯田覺兵衛。初稱角兵衛。加藤清正臣也。朝鮮之役。從清正攻晉州城。先登。豐臣秀吉。賜賞書。清正并褒角兵衛。命更稱覺兵衛。邦俗謂達武者。稱覺者。及淺野



幸長守蔚山。為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覺兵衛與森本義大夫等從焉。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奪虜艦二艘。盡殺其兵。既入蔚山。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斬首七百級。朝鮮征伐記清正卒。子忠廣立。為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入。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

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兩夜燈後應黑田氏招。以隊長出戍長崎。會蠻船至長崎。鎮府命覺兵衛備之。且欲徵發援兵。覺兵衛受命不請援。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虜情難測。若有變。寡兵難拒。何不請援也。覺兵衛曰。我與鍋島氏蒙命。受番屯戍。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縱令虜船百千來寇。亦不得辭。况區區一隻船。未見



其變而遽請援兵。吾恐為鍋島氏笑。貽國家之恥。吾自出國。既分死。若有變。致死而已。所以不請援也。將士皆服。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備火器。部勒隊伍。指揮進退。如馳陸地。世稱之。明良洪範初覺兵衛隱京師也。語人曰。吾一生為主計頭。公所瞞過矣。吾之從軍。肩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既罷。顧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脫戎服去。則賞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欲去而不能。終至為隊將。是非為其所瞞過耶。政談

森本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

森本義大夫。貴田孫兵衛。皆加藤清正臣也。文祿元年。朝鮮之役。作俱從。清正航海。九月。清正至龍心。欲攻意丹城。義大夫與孫兵衛爭先鋒。怒將鬪。清正止之曰。當以明日戰。功定之。二人乃寢。各歸其營。義大夫冒夜獨騎至城傍。以待黎明。清正將八千騎向城。孫兵衛先中軍三町。遙見黑甲騎駟馬漸近。即義大夫也。義大夫罵曰。汝已爭先。乃俟天明而來也。孫兵衛曰。何論遲速。唯在勝負如何。



爾。義大夫卽下馬直薄城。城將類巔閉門出戰。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義大夫貌短小。爲虜所伏壓。卽拔刀仰刺躍起斬其首。孫兵衛繼進與虜將敦敦賀搏俱倒地。敦敦賀長八尺有膂力。攫孫兵衛胷伏之。孫兵衛欲拔刀。刀長不遽脫室。旣脫刀折。終見殺。清正麾衆齊進拔城。類巔遁走。清正召義大夫賞其功。加賜五百石。義大夫流涕曰。昨夜臣與孫兵衛有違言。今也隕命。臣欲救之。爲虜所遮。使渠獨死。臣有遺憾矣。初清正之赴國都。命孫兵

衛使名護屋行營。孫兵衛辭曰。臣欲從君致死於國都。今日之命。殊非所期。清正曰。使者非其人。恐失殿下意。是重任也。非汝無可者。終遣之。孫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起居。母仗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老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墜公事也。孫兵衛聞之。感激旣復命。具以母言告。至是清正索屍枕之股。哭曰。汝前言猶在耳。今果踐其言乎。乃殮還之鄉。召其衆。賜以見祿。一軍感泣。明



年六月。義大夫從攻晉州城。先登。鎔中脛傷焉。秀吉賜書。清正賞義大夫。義大夫初稱儀大夫。至是命。更稱義大夫。及淺野幸長守蔚山。爲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明兵以船逆戰江中。義大夫與飯田覺兵衛等。進擊奪虜船二隻。入蔚山。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義大夫從朝鮮之役。前後七年。功最多云。朝鮮征伐記

### 三宅喜藏

三宅喜藏。加藤清正臣也。關原之役。大友義統攻

木付。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某。有吉某。請救於清正。清正命喜藏赴援。喜藏辭曰。臣願效力先鋒。不欲赴他。清正怒曰。我以汝爲可任用。今乃貪一己之功。不忠莫大焉。卽逐之。喜藏出過其友莊林隼人。告之以故。曰。吾得罪放逐。然非吾公。天下無復可事之主。因請匿隼人家。常山紀談及清正攻宇土城。喜藏潛從軍。夜過鹽田口。伏城傍。及曉。城將南條元琢。出偵我軍。喜藏躍起。揮槍傷其面。與之相搏。城兵出救。清正望見曰。彼非喜藏乎。勿



使死敵麾下。士飯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元琢乃入城闔門。清正召喜藏釋其罪厚賞之。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食祿五千石。關原記大全

福島丹波 大崎長行 熊澤半右衛門

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

福島丹波播磨人。關東古戰錄仕福島正則。為入朴強。

正則重之。給祿二萬石。關原之役。從擊宇喜多秀家破之。既而西軍大潰。宇喜多氏敗卒。過我營而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

見宇喜多氏兵走。謂丹波曰。子速追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歎曰。何敏也。世謬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聞而銜之。以為基次宣言之也。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過宮嶋。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三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以世



臣故安小祿。是非獨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  
智將名 丹波貌醜而跛。關原大捷後。東照公召

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島氏臣尾關石見。長尾

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欽唇而石見瞎。三人同

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公叱左右曰。彼輩皆

以功名顯。乃真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

左右皆有慙色。岩淵 元和五年。正則在江戶。得罪

奪其封。處流。時丹波留守廣島。大崎玄蕃守鞆。

台德公遣永井直勝。松平忠良。收廣島鞆二城。命

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嶋。傳命丹

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自往答。於是丹波令國中

曰。主公得罪放廢。今使者數輩來收城。然主公父

子生死未可知。宜急來守城。過申牌不來者。除籍。

永為不義徒。將士聞之。爭入城。有林龜之丞。是日

與曹輩偶遠出漁。其僕來告。大驚馳歸。則城門已

閉矣。其友逃去。龜之丞獨留。數乞門者。不肯納。龜

之丞乃大聲呼曰。我今日有故。遠出後期。壯士惜

名。豈求生哉。遂自殺。門者驚救。已絕矣。丹波聞之



各節錄  
憫惜焉。既而城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  
者曰。謹聞教命。寡君蒙罪處流。沒入廣島。鞞兩城。  
丹波不敢有化。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闕  
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此皆  
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汝等能守之。緩急枕此  
城而死。臣奉是言周旋。非有寡君命。臣雖死不敢  
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汝丹波又使  
言曰。然則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者  
許之。為退兵三里。頃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

畢。因謂使者曰。寡君手書至。當速致城。唯寡君夫  
人及羣臣妻孥。不可徒步。願給船五百艘。若不得  
命。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使者為給船如數。丹波乃  
載正則夫人。羣臣妻子。及貨寶於船。臣下守義者。  
遁城者。具題之。賓館壁上。武器財物盡記之。留兵  
監守而後去。不詳其所終。參取名言集。元寬日記。  
按常山紀談。福島氏臣  
在廣島。闢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目之曰間踰  
叔。妻子城中而守者。目之曰全守。逸妻子而自守  
者。目之曰半守。京師牙塚。傍建標。各題  
其名。分為三等。後間踰者。皆餓死云。  
大崎長行。稱玄蕃頭。小字與一郎。仕木村重茲。每

常陸介重茲



戰有功。敵畏之。呼稱鬼玄蕃。後仕福島正則。正則之從。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使津田繁元及長行留守清洲。會石田三成起兵美濃。遣使來說曰。內府將不利豐臣氏。諸侯相與討之。福島公素爲豐臣氏勲家。其與之審矣。宜速納我兵。與扞東師。繁元以爲然。約納西軍。長行聞之。大怒曰。未有君命。何輕卒如此。若彼來攻。當背城戰死耳。於是急修守備。馳使告變。正則時正則從。公于小山。公謂正則曰。清洲當東西之衝。若爲敵有。非我之

利。孰守之也。言未畢。長行使者適至。公歎曰。吾固聞有玄蕃者。左衛門大夫得佳士哉。無幾。正則從破西軍於關原。三成等就擒。以功封安藝備後正則命長行及松田下總守鞆城。及正則在江戶。得罪奪封。下總欲遣長行往廣島而已。獨守城。給長行曰。聞幕府十萬兵來圍廣島。三原北條諸城主皆棄城集廣島。子盍往而同守。長行不肯曰。無君命。城不可棄也。旣而聞幕府使者來收廣島。下總日夜修守備。長行獨坐睡而已。衆皆稱下總嗤。



長行長行聞之曰。今受天下之兵。雖有金城不可守。吾欲自殺。以免無辜。不須守備也。一城聞之感服。勇士武後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召福島氏臣村上某。真鍋某。及長行。祿之。一日召三人。問少來戰功。村上真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傾耳。次至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初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鬼玄蕃稱。仕福島正則。將一面。守鞆城。君以是看愚臣平生。安藤直次侍側。稱曰。可謂要言不煩。武邊

咄聞書

熊澤半右衛門尾張人。父曰平三郎。初仕柴田勝家。勝家亡。仕福島正則。為步卒隊長。熊澤了介正則之得罪也。從在江戶。幕府遣兵圍其第。第中士皆逃走。半右衛門與後藤木兵衛自變。羞慙。正則切齒欲出戰。半右衛門諫曰。縱令臣等從君出戰。徒為亂兵所辱。不如自殺也。正則乃止。既而宥死。徙信濃。半右衛門護正則以往。武將感路有訛言。半右衛門欲死難。正則感嗟憾。初不識其人也。後去仕中納言水戶侯。事跡考



林新右衛門福島氏臣也。正則在江戶得罪也。新右衛門為女保。謂正則曰：若兵侵逼，君自為圖。至閨愛，則臣能處置之。縱火匿其屍，而後臣殉之。君勿勞慮。及正則宥死，徙信濃。新右衛門去隱京師，以是名顯。諸侯爭召之，辭曰：臣年踰七十，不足復用。故人或勸為子孫計，新右衛門曰：無功食祿，恥莫大焉。禍自是生矣。使我子孫受素餐譏，非愛子道也。竟不仕，終于京師。武將感狀記

可兒吉長，稱才藏。尾張人。初仕豐臣秀次，後有故

美濃守氏規

去仕福島正則，食祿七百石。武邊咄聞書按關東古戰錄吉長作吉晴

云吉晴初仕佐成政，又仕織田信孝。後豐臣秀次三好秀次，長久手之役後去仕福島氏。

吉之討北條氏也。吉長從正則攻韭山城。城將北條氏規出拒。吉長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諸軍繼之。氏規乃退入城。吉長追之。城兵急闔門。吉長投槍，槍竿于門，不得闔。吉長奮進爭門，會槍折門闔，矢砲霰發。吉長被創。與丹波等俱退。正則賜薙刀賞之。且戒曰：自今持重勿輕進。古戰錄

關原之役，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坂。



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副以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爲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旣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擗蹙曰。吾殆爲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卽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旣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武者是時。東軍諸將皆休戰。以俟。東照公至。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郎。善騎射。一日近福島氏營。調

馬賈勇。吉長見之。乃掇同裝甲。躍馬馳出。與源五郎搏。兩軍注視。吉長終斬源五郎。奪其馬。騎而近西軍。盤旋數回。西軍認鎧馬之色。以爲源五郎也。旣而縱其馬。復騎已馬還。兩軍大呼。正則怒其犯令。拘吉長管中。無幾。東照公至。正則獻首級。公歷觀至源五郎首。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之。公深嘉吉長膽勇。召見特宥其罪。正則在旁。叱吉長曰。汝以犯令。終無涓埃之功。吉長對曰。臣自獲罪。自分誅戮。以爲死一耳。與其死于刑。寧死于敵。是



以常潛出戰。每獲首級。輒挿竹葉鼻耳中。棄去。顧少年輩收拾。既獻之。左右笑。檢之。果得十七首級。

公稱嘆曰。自今宜稱笹才藏。由是笹才藏之名

顯天下。

武者物語頭書。按笹國字竹葉也。

既而東西軍大戰于關

原。正則為先鋒。吉長以隊長從焉。井伊直政護公

子忠吉。過正則陣前。吉長見之。下馬橫槍呵曰。犯

令踰先鋒而進者誰。對曰。公子下野守。井伊兵部

親為斥候也。吉長曰。斥候不可多兵。直政乃附兵

其將木股某。而自與忠吉以二十騎馳赴島津氏

陣。吉長與福島丹波等擊宇喜多秀家破之。

責而者草

吉長臣有竹內久右衛門。亦驍武。吉長每獲祿多

少。必割半予之。吉長年老益健。跨馬馳驅。勝少壯

輩。素信愛宕神。常曰。吾必以愛宕祭日死。及期潔

齋。著甲佩刀。倚胡床而終。世以為異。

咄聞書

小田孫兵衛。性果斷而貌醜穉。初仕毛利氏。不見

遇。去遊廣島。寓福島氏臣村上彦右衛門家。孫兵

衛素善筆札。彦右衛門心異之。一日謂國老福島

丹波曰。客有小田孫兵衛。其人姿貌不揚。然善翰



墨公宜舉之。丹波諾而未果。會福島正則在江戶。得罪國除。幕府使者來收廣島。衆議喧然不決。孫兵衛謂彦右衛門曰。初吾以子為可與謀。今何決事之遲也。今日之計。唯有背城一戰。不克則割腹而死。何紛紜乃爾。彦右衛門壯其言。語之丹波。丹波歎息。城守之議始決。乃作書。具以孫兵衛言報正則。正則深嘉其義。署牘背遺孫兵衛。褒獎之。更諭丹波。以致城。後不知其所終。勇士物語一言集。智將名言集。

論曰。福島正則之事。固無足道者。而其臣福島丹

波。大崎長行。熊澤半右衛門。林新右衛門。當其貶遷流離之間。各能執義守職。所謂疾風勁草。無慚臣節。亦安可使其湮沒不顯哉。可兒吉長以竹葉證首級。小田孫兵衛臨變決計。皆可謂奇男子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與丹波俱為福島氏老臣。皆以驍勇聞。而石見隼人事蹟無所考。惜矣哉。

上田重安。稱主水。為人短小而勇悍。關原之役。屬石田三成。得罪。削髮號宗古。依淺野幸長。幸長給



祿一萬石終為淺野氏臣。明良重安素以嫺茶儀

知名。幸長嘗修若山城。羣士皆輸作。重安身服枵

黃綿短襖。抹額與衆周旋。衆見之。嘲嗤曰。我公亦

大家哉。置萬石茶坊主。幸長聞之。召重安。賜佩刀

曰。聞有嘲卿者。慎勿措之胸中。國家有事。其以此

樹殊勳。重安受刀拜謝曰。苟有緩急。臣必濺血于

刃。以報鴻恩。衆又嘲之曰。宗古所謂刀血。非鼠則

猫。重安不與較。責而大阪之役。從幸長子長晟。赴

和泉。初大阪誘紀伊人。乘虛起兵。欲夾擊之。四月。

但馬守長晟幸長弟也幸長養以為嗣

團右衛門直之犬隅守高綱

六郎兵衛尉重政大學則綱

長晟分兵返救。退次檜井。大野治房率兵萬五千。

追躡抵貝塚。塙直之為先鋒。來迫檜井。重安與龜

田高綱殿健鬪。擊直之各傷而退。長晟回騎赴援。

重安裹創復馳。與高綱等戰益力。終破之。獲直之。

及淡輪重政。岡部則綱等。治房走。難波重安獻首

級於麾下。長晟嗟嘆。於是重安出衆中。颺言曰。公

等嚮嘲我以茶坊主。今日一番槍。非茶坊主而誰。

衆默然。無出一言者。責而者草。按本書。檜井之戰。主水獲敵將山縣三郎左衛

門。未知是否。



川村權七

川村權七。加藤嘉明族將也。朝鮮之役。從嘉明攻

唐島。奪虜船有功。秀吉譜嘉明之從。東照公東征

也。命佃一成。堀部主膳。及權七留守正水城。會石

田三成起兵。將收東征諸將。孥在大阪。第者徙之

城中。嘉明夫人亦與焉。主膳欲往而護之。航海如

大阪。路梗塞不得達而還。權七慨然欲往。衆咸難

之。權七矢曰。此行不能達者。不復生還。乃航至大

阪。城中使者方來。促夫人甚急。期以明日。權七急

正水城在伊豫  
溫泉郡

式部少輔明成

修守備。會細川忠興夫人自殺。以拒城兵。三成懼

徙質議即止。以故得免。既而毛利氏將宍戶某。曾

根某等來攻正水。一成主膳擊卻之。事平。權七與

一成爭留守功。嘉明諭權七曰。一成我之老。汝我

之族。宜讓功。老臣權七怨望。致仕而去。嘉明怒。錮

諸其所之。大阪冬役。嘉明留在江戶。子明成從

東照公赴大阪。權七聞之。往謁嘉明曰。聞嗣君新

從軍。今老臣皆既沒。無一可使從嗣君者。臣願從

嗣君。致死以償過。嘉明大喜。待權七如故。慶長軍記正水



城武德安民記。及外史。並作真崎城。常山紀談作  
 松前城。按常山紀談。權七以護大坂邸功。賜二百  
 石。權七懷。缺望。出奔。嘉明怒。捕之。權七逃匿山中。  
 及大坂之役。作嘉明被疑。留江戶。有流言。第中恠  
 恠。權七聞之。欲死。難。夜潛往。謁嘉明。悔過。謝罪。嘉  
 明大喜。待權七如初。第中如得一強。援嘉明寵之。  
 賜祿八千石。尋病死。後嘉明從會津。思權  
 七曰。使川村在吾令掌政。與本書不合。

佃一成

佃一成。稱次郎兵衛。加藤嘉明臣也。朝鮮之役。從  
 嘉明航海。攻唐島。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  
 其口。一成怒。益奮戰。虜又挺倒之海中。一成素善  
 泅。其臣熊谷某。授薙刀。斡拯之。一成既登。又跳乘

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功。一成為最。關原之  
 役。嘉明從。東照公東下。使一成及加藤內記等。  
 留守正水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  
 三千入伊豫。來攻正水。遣使城中。諭以致城。一成  
 與內記謀。詐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  
 部等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時藤堂氏  
 兵守大洲城。許出援。城中大喜。一成曰。敵雖眾。以  
 義守之。以謀擊之。何患不克。不幸不克。即死之。假  
 人之力。雖克。可耻也。乃辭之。一成聞疆內有叛者。



名節錄 卷之三  
贈酒敵營。密募民之慧黠者數人。質其妻子。予金。餽遺敵營。縱反問曰。自嘉明領正水。政苛民困。今大師臨我疆。百姓莫不悅服。且嘉明之東也。盡精銳自從。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而佃一成卧病。一城無鬪志。將遁。毛利氏兵聞之。益弛備。其一人潛歸報。一成曰。可也。乃令其兵皆尚白布於肩。爲標幟。令曰。斬敵勿取級。聞螺而退。夜從間道襲敵營。縱火民家。敵兵擾亂。一成提薙刀督戰。大破之。斬掃部身被創引退。旣而兵庫來攻。內記出拒之。

于道後。一成歎曰。吾與病死於床。母寧死於原野。廼裏創而起。多作紙旗。張疑兵。驅城下民赴道後。毛利氏兵望見。以爲大援至。卽引去。及事平。嘉明論夜襲功。一成不言其功。鞠虜得寶。嘉明乃賜鎧。益祿六千石。曰。不失正水。汝之功也。慶長八年。嘉明城勝山徙焉。名曰松山。松山北築一寨。使一成守之。大阪夏役。從嘉明長子明成。攻大阪有功。是歲幕府召一成赴江戶。賜葵章服。寬永四年。嘉明徙會津。加賜一成一萬石。十一年。以病沒。常山紀本書



正木作松前。今從慶長軍記。  
次郎兵衛一作四郎兵衛。

名節錄卷之二

曰吾與爾水如我...

...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196